#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胡觀瀾

皇王大紀卷四十七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定王

元年冬十一月魯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莽匡王晉侯伐鄭鄭及晉平楚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曰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遂歸楚人侵鄭亦狄侵齊宋公三年武氏之族道昭公子歸奉宋公母弟司城須以作亂宋公皆殺之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八月丙戌鄭伯蘭薨世

子夷嗣鄭葬其君穆公經曰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乃不郊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修吊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猶三望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内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弗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葬匡王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

黴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

反躬自治恃宋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二年冬十一月齊侯魯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肎魯侯伐莒取向秦伯稻薨謚曰共公子榮嗣楚人獻黿於鄭伯公子宋與公子歸生將見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歸生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宋而弗與也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宋與歸生謀先歸生曰畜老

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夏四月乙酉遂弑其君謚曰幽公立其弟堅初楚令尹子文之弟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曰若敖氏之鬼不血食矣及子文卒其子般代焉椒為司馬蔿賈譖般殺之椒為令尹巳為司馬至是椒以其族叛殺蔿賈楚人擊滅之椒子苗賁皇奔晉王思子文之治楚也其孫箴尹克黄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

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赤狄侵齊魯侯平莒如齊楚子伐鄭經曰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言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矣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秦伯稻卒夏六月

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竝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操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者哉計不出此顧以耆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此年如齊而皆

致者危也夫以簒弑謀於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此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矣

冬楚子伐鄭

三年魯侯如齊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七月齊高固逆子叔姬於魯魯叔孫得臣卒齊高固及子叔姬來魯反馬也楚王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楚王嘗罷朝而晏樊姬曰何晏王曰我論政於虞丘子姬曰令尹賢乎王曰然樊姬笑王曰何笑姬曰妾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妾同位者數

人令令尹為政未常進一賢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明日王以告令尹謝曰誠如姬言於是薦蔿賈之子艾獵是為孫叔敖迎之於南海之濱王問以治國對曰國之有是衆非所惡若王不能定則國不可得而治也王曰獨在君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君非我無由安强君昏迷而不悟士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昔桀紂以合取人合者為是不合者為非是以亡也王曰令拜君為令尹顧令尹與士

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偏國驕士民哉孫叔敖既受命狐丘丈人見曰位高而驕者民去之官大而專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怨處之位高而意益下官大而心益小祿厚而施益博謹此三者其無咎乎經曰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别于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於鄭子產辭而郤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

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通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妾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内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有恩數之略以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竝使也若情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内交宮禁外結强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

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令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其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乃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四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王使子服求后于齊亦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荀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楚人伐鄭鄭伯會楚王于厲將盟鄭伯逃歸六月魯有叅名桓公逆王后于齊經曰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

楚非可知矣以趙盾縱免晉侵即林父無詞可辨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帥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興之連兵伐鄭令而即楚無乃於已有缺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傳謂螽為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民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含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豊國用空乏卒至於敗助法而稅民畝自此始矣經於蟲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矣

冬十月

五年衛孫良夫如魯盟始通且謀會晉也魯侯會齊侯

伐莱魯大旱秋河徙鄭及晋平晋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晋侯之立也魯侯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盟于黑壤魯侯不得與以賂免經曰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致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見盟盟衛欲為晋致魯而魯専事齊初未與晋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夏公會齊侯伐莱秋公至自伐莱大旱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莱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

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缺矣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宜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六年夏四月魯仲遂如齊至黄有疾而還自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戊子魯敬嬴

甍白狄及晉平遂會晉師伐秦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王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五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八月巳丑魯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魯城平陽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過陳侯不在疆火朝覿矣道無列樹茀不可行場功未畢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民將築臺于夏氏歸言於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辰角見而雨畢於是除道天根見而水

涸於是成梁本見而草木節解於是備藏駟見隕霜於是冬裘具火見而清風戒寒於是修城郭宮室此先王之教也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其餘無非穀土國有班事縣有序民此周制也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郊迎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道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廪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其貴國之賓

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此周之秩官也各守爾典毋即慆淫此先王之令也今陳如是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經曰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至黃乃復變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吳人辭焉上介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若

無其上之詞具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有事言時祭此

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
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
尊禮權臣寵過貴戚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
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
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
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

萬入去籥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

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
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
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
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過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
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
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

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祔于太廟秦人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於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

按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首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

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郤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傳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雨**

**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亦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

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壙于墓以弔賓則具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城平陽楚師伐陳

七年冬十一月魯侯如齊王使徵聘於諸侯魯仲孫

蔑應命王以為有禮厚賄之齊侯伐萊曾伐東夷取根牟六月滕侯甍諡曰昭公子繡嗣七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以討不睦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辛酉晉侯甍於扈乃還諡曰成公子獳嗣八月癸酉衛侯甍諡曰成公子遬嗣宋人圍滕楚王為厲之役伐鄭晉郤缺救之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公子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陳侯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

其祖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陳國風九篇曰株林二章章四句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胡為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大夫乘駒陳國風十篇曰澤陂三章章六句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輿也陂澤障也荷芙渠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傷無禮也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彼澤之陂有蒲與蕳蕳蘭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卷好貌寤寐無為中心悁悁悁悁猶悒悒也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菡萏荷華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儼矜莊貌寤寐無為輾轉伏枕經曰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羯如京師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專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具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無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

朝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偕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首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于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很鮮矣晉主夏盟又常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

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從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缺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難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圍國非將畀師少之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合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

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必輙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儆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又語黙死生當其可而止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致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即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八年冬魯侯如齊齊侯以魯服故歸魯濟西田春二月丙辰日有食之巳巳齊侯甍謚曰惠公公子無野嗣初崔杼有寵於惠公髙國畏其偪也逐之奔衛魯侯如齊齊侯喪故也三月癸巳陳侯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廏射而殺之謚曰靈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四月宋人伐之齊葬其君惠公魯公孫歸父會葬鄭及楚平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取成而還王使王季

子聘於魯王問魯大夫對曰人君寬以保本肅以濟時宜以教施惠以和民則無事不徹人臣敬以承命恪以守業恭以給事儉以足用則無任不堪季孫行父仲孫蔑儉其長處魯乎叔孫僑如公孫歸父侈侈必貪貪必謀人亡之道也魯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魯大水魯季孫行父如齊魯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聘于魯魯饑楚王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公子歸生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斵歸生之棺而

逐其族改葬幽公謚曰靈楚法羣臣朝馬踐霤者斬輈戮御太子犯令廷理寘于法太子怒請殺之王曰立法從令所以尊敬宗廟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真守法之臣也益爵二等經曰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書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倖矣齊人歸我濟西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跐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

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明親愛惠遺之意此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汶陽田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汶陽田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為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

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于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于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于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稱人判伐衰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缺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

惠公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缺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纖末舉法初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

近在邾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旣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來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悅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感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爲其詆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

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楚子伐鄭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此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甚以傳為案者也

皇王大紀卷四十七

皇王大紀卷四十八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定王

九年楚王伐鄭及櫟公子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楚晉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楚王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鄭人歸又徼事於晉魯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魯侯濫於泗淵里革曰魚方別孕而行罜罶

非古訓也斷而棄之公曰里革匡我是良罟也為我得法命藏之師存曰藏罟不如置里革於側之不忘也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晉郤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晉侯會狄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況

寡德乎楚王為陳氏亂故將伐陳使人覘之還報曰城高池深而蓄積多未易伐也王曰如此則賦斂必重民力必殫矣八月興師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丁亥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討而戮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夫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矣今縣陳貪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

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迎靈公子午於晉而立之楚王欲納夏姬屈巫曰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止公子側欲取之屈巫曰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側亦止經曰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皆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與君即中國變為蠻夷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

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是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春秋王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書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

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也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言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二臣皆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

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强以毒飲之可乎哉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瀦徵舒之宫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出其庶幾乎

十年甲子陳葬其君靈公楚王伐鄭圍其國都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敢不唯命是聽若惠顧前好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敢布腹心左右曰不可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

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公子去疾出
質夏四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
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
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
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
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士會曰善用師觀釁而動德刑
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
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

兹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

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王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嬖人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令尹不欲戰南轅反旆王病伍參

之言告令尹改乗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鄭皇戌使如晋師曰楚驟勝而驕撃之必敗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冐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鄭之勸我以我卜也不可從也楚少宰如晋師先榖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

所逃命楚王又使求成晉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致晉
師晉人逐之免焉晉魏錡求公族趙旃求卿未得欲敗
晉師且怒失許伯請使許之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
敗士會曰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使鞏朔韓穿帥
七覆于敖前魏錡趙旃遂往請戰夜至於楚席於軍門
之外乙卯楚王乘左廣以逐之旃棄車而走晉人懼二
子之怒楚師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塵騁而告之曰晉師
至矣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車馳卒奔乘晉軍

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楚人獲荀罃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王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以從上軍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上軍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重至於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楚王曰夫文止戈為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

七德我無一焉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楚於是乎霸王
賜虞丘子采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其薦孫叔敖也荀林
父請死晉侯欲聽之士渥濁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
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
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
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
不競乎林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
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十月楚王伐蕭宋

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圍蕭師人多寒王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戊寅蕭潰晉先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經曰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傚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子圍鄭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黃門至於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書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書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從六卿竝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

也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偪陽之舉匄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滅蕭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行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不得也已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遂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令乃滅人社稷

絶人之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于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成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眛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恃敗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首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强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矣曹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紛所信任皆可

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不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遂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闓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十一年莒恃晉而不事齊齊人伐之夏楚子伐宋魯有蝨亦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殺先縠滅其族晉以衛之救陳也使謂之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

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經曰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也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令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吏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二年達縊而死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三月壬申曹伯髡諡曰文公子廬嗣晉為郯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荀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伯懼如楚謀晉楚王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宋人執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乃殺之楚

王聞之投袂而起秋七月師師圍宋司馬公子嬰齊三言而不當王太息曰吾聞之賢君有師者王中君有師者伯下君羣臣莫我若者亡我下君也而臣若是吾其亡乎曹葬其君文公魯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仲孫蔑言於魯侯曰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朝而獻功誅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經曰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則人誅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諉之過歟稱

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
侯伐鄭按左氏傳為郲故也此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
讐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要結盟誓欲以懼楚已非持國
之道輕舉大衆勤民妄動又非恤患
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
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
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竞必
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
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
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
會齊侯于穀大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
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
諸侯出矣以國公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
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

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三年魯侯使公孫歸父會楚王于宋宋人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得之獻諸楚楚王厚賂之使反其言登諸樓車使致其君命楚王

將殺之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賷乃舍之以歸楚師將去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于王退三十里三月宋及楚平楚司馬嬰齊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屈巫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

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潞子嬰兒之夫人晉侯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何補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才而不以茂德亡之道也公從之四月癸卯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以潞子歸酆舒奔衛晉人殺之晉侯賞林父以狄臣千室賞士渥濁以

瓜衍之縣曰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秦伯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毛伯衛卒立召襄魯有螽魯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古者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魯初稅畝非禮矣蝝生饑經曰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楚子不假道於宋以起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懷夷狄存先代之從嚴兵固圍以為聲援偕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從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職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于臣父有聽于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而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假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邦堡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

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爲主將畧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衆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獫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强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貴晉而略狄也人有興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鄷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鄷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鄷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侯服疆

域安矣令乃利狄之上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殺召伯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係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内以事外上貫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趣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禮之

始夫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禮同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税畝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税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税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税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財之入而不恤但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税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

蝝生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大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戚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寇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求而不軌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四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春正月來獻俘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從晉侯之請也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諺曰民之

多幸國之不幸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此之謂也晉
趙朔問於狄封人曰吾聞狄中雨沙雨血牛馬雜生信
乎對曰然朔曰噫妖足以亡國也對曰非也狄君弱諸
卿貸大夫比黨百官肆斷而無告政令不竟而數變其
士巧貪而怨上此妖之數以生而國亡也宣榭火人火
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郯夫人伯姬歸於魯魯
大有年為召毛之難王室復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
享之殽烝會私於原襄公曰臣聞王室之禮無毀折此

何禮也王聞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諸侯一歲之有立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則有房烝親戚一時之有宴饗以示容合好也則有殽烝若夫戎狄冒沒輕儳適來班貢則坐諸門外而使舌人委體與之令叔父使汝士季來修舊德以奬王室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備其器用敬其祓除體解折節而共飲食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武子歸乃講聚三代之典

禮修執秩以為晉法經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按左氏董是從者士會也上將中軍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擯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瀘戎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夏宣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成周宣榭火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邢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吁內史策命邢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上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廟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按左

氏鄭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序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

皇王大紀卷四十八

皇王大紀卷四十九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定王

十五年冬十一月庚子許男錫我薨謚曰昭公子甯嗣丁未蔡侯申薨謚曰文公子固嗣夏四月癸卯日有食之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與魯臧孫許同入見郤克跛臧孫眇齊侯帷婦人使觀之二子登婦人笑聞諸賔郤

克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請伐齊晉侯不許請以其私屬又不許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會于斷道齊侯不出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巳未諸侯盟執弱朝偃苗賁皇曰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晉士會召其子燮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巳君子之喜怒以巳亂也弗巳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巳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

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老郤克為政有秦客廋言於朝諸大夫莫能對燮應之三歸而言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乎擊之以杖折委笄九月壬午魯叔肸卒初魯侯有篡適之謀母弟叔肸曰不可魯侯不聽叔肸非之織屨而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魯侯之食以至於死經曰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日卒書名赴而得禮

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内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怠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强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説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肹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

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大夫而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賜氏俾世其卿與仲遂比則其説誤矣誠使叔肸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六年冬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晉師還魯侯伐杞夏五月邾人戕鄫子于鄫魯侯乞師于楚欲伐齊甲戌楚王甍謚曰莊王世子審嗣楚師遂不出初莊王使士亹傅世子亹

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善在世子世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曰雖然願子傅之亹乃受命魯侯以仲遂之立已也故寵其子歸父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八月壬戌魯侯薨于路寢子黑肱嗣季孫行父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孫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而哭三踊遂出奔齊經曰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

臧伐齊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巳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至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廬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

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恕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嚮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

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於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恐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辭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魯侯黑肱即位魯葬其君宣公魯無氷春正月魯為齊難故作丘甲魯聞齊將出楚師使臧孫許結盟于晉及晉侯盟于赤棘晉侯使瑕嘉平戎于

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秋吳子壽夢立周章十四世孫也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洪範傳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固當固陰冱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禄位賔食喪祭氷皆與焉此亦變調燮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氷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愼於微之意也

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作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二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

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人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夫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爲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遂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

敗績于茅戎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可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

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十八年齊伐魯北鄙取龍遂南侵及巢　春二月衛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丙戌戰于新築衛師甚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良夫免之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衛孫良夫魯臧孫許如晉乞師皆主郤克克請八百乘晉侯許之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孫許逆晉師且道之季孫行父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曹公子首帥師會之夏四月癸酉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逄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皷音曰余病矣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皷進退從之若之何其以病敗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援枹而皷馬逸不能止師從

之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絓於木而止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厥獻丑父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遂自徐關入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茍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

入自丘輿擊馬陘五月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畆對曰蕭同叔子非它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畆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畆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揖而去之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克因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己酉逮乎爰婁而與之盟六月壬午宋公鮑薨謚曰文公子固嗣庚寅衛侯遬薨謚曰穆公子臧嗣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楚將救齊使屈巫聘于齊屈巫聘夏姬遂奔晉公子側請

以重幣錮之王曰止自為謀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楚王以魯宣公嘗求好而魯侯受盟于晉也又以衛人不行使而從晉伐齊也故使令尹公子嬰齊救齊嬰齊請曰師衆而後可先君莊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侯為左許男為右侵衛遂侵魯師于蜀及陽橋魯仲孫蔑請往賂之以請盟楚人許平九月魯侯會楚公子嬰齊

于蜀遂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

論曰唐末馬殷竊據長沙畏荆南成汭淮南楊行密之强議以貨結之高郁曰奉天子撫士民訓厲卒伍霸業修明誰敢為敵殷從之果能平定湖南沒身傳嗣敵人不敢謀吁觀此則周公之裔宗卿之嗣至于以貨賂人而乞盟者其棄

禮義人民辱國家也明矣

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晉侯使鞏朔來獻齊捷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姦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

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楚公子嬰齊公子側殺屈巫之族而分其室屈巫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乃求使於吳晉侯許之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

叛楚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吳始不役屬於楚伐楚伐巢伐徐地始大僭稱王經曰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又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二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録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

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怗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貪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克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畆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强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

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

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眾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令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

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十九年冬十一月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討邲之役侵鄭公子偃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之丘輿獻捷于楚辛亥衛葬其君十二月甲子魯新宮災三日哭乙亥宋塟其君始厚塟僭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不臣魯侯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魯取汶陽田棘不服叔孫僑如帥師圍之魯大雩廧咎如赤狄之餘也晉郤克衛孫

良夫伐之廧咎如潰九月晉荀庚衛孫良夫聘于魯魯侯問諸臧孫許曰中行伯之於晉其位在三孫子於衛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及庚盟丁未及良夫盟鄭人伐許晉荀首佐中軍使求其子罃於楚楚王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又誰敢怨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兩釋纍囚以成其好其誰敢德曰何

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得反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王曰晉未可與爭禮而歸之齊侯恥於鞌之敗弛苑囿薄賦斂問疾弔喪國家無事是年朝於晉晉作六軍經曰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鄤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攘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

曰哭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緱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其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也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葢常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攷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

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税畝作丘甲税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税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

力雖得之必亦失之矣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矣

鄭伐許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

惡也以為告詞畧而從告乃實
録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二十年甲戌冬宋華元聘于魯通嗣君也春正月壬申鄭伯薨諡曰襄公子費嗣杞朝于魯將歸叔姬焉二月魯臧孫許卒魯侯如晉晉侯不敬季孫行父曰晉侯必不免魯侯歸欲求成于楚行父曰晉雖無道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有言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公乃止鄭葬其君魯城鄆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洽

敦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公子側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側不能決經曰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杞夫人歸于魯魯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晉荀首如齊逆女魯叔孫僑如會諸轂晉梁山

崩絳人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出次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魯大水九月己酉王崩謚曰定王子夷立許男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公子發鄭伯歸請成于晉及趙同盟于垂棘十月己丑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辭

經曰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内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

而顧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若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録之詳矣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詞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内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

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者此類是也

皇王大紀卷四十九

皇王大紀卷五十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簡王

元年十二月辛巳魯季孫行父以鞌之功立武宫

論曰立武宫者立武公教之宫也諸侯立五廟武公至宣公十一世矣乃祧主也季氏立其宫者豈為鞌之功也哉謹按武公者從宣王不順

之命舍長立少者也季氏以少子專魯國因是立其宮為子孫計以自堅耳夫子書焉以表著其非禮也

魯取鄟晉伯宗夏陽説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師于鍼衛人不保説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夏四月邾子朝于

晉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厥曰土薄水淺國饒則民驕佚近寳公室乃貧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十世之利也丁丑遷于新田魯公孫嬰齊如晉命伐宋壬申鄭伯費甍弟睔嗣魯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魯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救鄭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晉趙同趙括欲戰書將許之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

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不如還也或曰聖人與衆同欲子盍從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書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經曰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輙

立焉非即違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取鄟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縁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任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甞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夫一統以從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

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於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執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舜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二年冬十一月魯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郯郯成魯季孫行父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三月曹伯朝于魯魯不郊猶三望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齊侯宋公魯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六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吳入州來嬰齊自鄭犇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楚二公子於是乎一歲七奔命魯大雩衛侯惡其大夫孫林父林父出奔晉邾人有弑其父者邾子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然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宫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經曰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子曰

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廪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郯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

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

始受封濵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耳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徴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横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知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三年晉侯使韓穿歸汶陽之田于齊魯季孫行父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師師侵蔡遂侵楚獲申驪魯公孫嬰齊如莒聘且逆也宋公使華元如魯聘伯姬宋公使公孫壽如魯納幣晉趙嬰肩之弟趙同趙括嬰之兄也

嬰通於盾子朔之妻莊姬姬成公女也同括放嬰於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於是姬譛同括於晉侯曰將為亂欒郤為徵晉人殺之朔子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趙氏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於是趙武冠見欒武子曰美哉吾昔逮事莊主華則榮也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主罰之古之王

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
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
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
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善進善不
善蔑由進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人
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
武子曰成乎之文宣子之忠不可忘也吾子勉之見張
老而語之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

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智子之道是先主覆露子也五月使召伯賜魯侯命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聘于魯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魯侯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季孫行父懼使叔孫僑如會晉

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媵魯伯姬古者諸侯嫁女於諸侯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經曰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

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證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君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

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衛人來媵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四年冬十有一月杞伯如魯逆叔姬之喪以歸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晉人懼於是晉侯會齊侯宋公魯侯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十二月魯伯姬歸于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媵焉夏正月丙子齊侯甍謚曰頃公子環嗣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欒書帥師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公子嬰齊侵陳以救鄭九月齊葬其君頃公楚公子嬰齊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莒城亦惡衆復潰楚遂入鄆君子曰莒

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必歸君魯城中城經曰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耳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

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考紀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内女之歸不得所者有矣聖人詳録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

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致女者何女既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耳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之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

執諸鋼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

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城中城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冠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儆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陵借限隔上下者乃設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五年衛子叔黒背帥師侵鄭晉命也二月魯五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世子髠頑晉欒武子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以為君三月會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鄭公子喜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公子騑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公孫申及其弟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

猶不可況不令乎齊人滕宋伯姬丙午晉侯薨謚曰景公五月魯侯如晉晉人以為貳於楚止之使送葬冬晉葬其君魯侯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經曰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按左氏衛子叔黒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黒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特書弟以為後戒也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

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冬十月

六年春正月魯侯請受盟晉人歸之晉侯使郤犫聘于魯己丑及郤犫盟魯季孫行父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魯叔孫僑如如齊脩前好也秦晉期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乃交遣大夫盟經曰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七年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宋華元善於楚公子嬰齊又善於晉欒書遂如晉楚合二國之成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鄭伯如晉聽成晉侯魯侯衛侯會於瑣澤狄侵晉晉人敗之于交剛晉郤至如楚涖盟楚子享之公子側相為地室而縣焉至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謂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

側曰如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於是乎有享宴宴以示慈惠享以訓恭儉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今吾子之言無乃亂乎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士燮燮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楚公子罷如晉晉侯與盟于赤棘經曰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

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絶于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八年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以伐秦將事不敬仲孫蔑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殆將亡矣春正月魯侯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王孫說曰是貪陵人也王其勿賜聖人之施舍喜怒取與不主寬惠不

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禮之如行人魯侯至仲孫蔑為介説讓王厚賄之三月魯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致敬以勤禮小人敦篤以盡力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秦背令狐之盟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侯使呂相絶秦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曹伯廬薨于軍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它年曹葬其君宣公欣時將亡國人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欣時乃反而致其邑成肅公薨于瑕經曰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

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畢服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邾人滕人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

狩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

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

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皇王大紀卷五十